

若我战死，勿埋我骨。
死若星辰，生如朝露。

树下野狐

著 MAN

HUANG

JI

青帝

2

青帝

树下野狐 著

青帝

2 青帝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蛮荒记. 2, 青帝 / 树下野狐著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9. 3

ISBN 978-7-5113-7430-1

I. ①蛮… II. ①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0265号

蛮荒记. 2, 青帝

著 者: 树下野狐

出 版 人: 刘凤珍

责任编辑: 泰 然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17 字数: 290千字

印 刷: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7430-1

定 价: 46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无啓蛇姥···001 | 第十一章 | 鯤鱼封印···141 |
| 第二章 | 伏羲石讖···015 | 第十二章 | 阴阳两仪···155 |
| 第三章 | 大人海市···029 | 第十三章 | 回光神诀···169 |
| 第四章 | 灵威谁仰···043 | 第十四章 | 洞房花烛···183 |
| 第五章 | 平丘极渊···057 | 第十五章 | 情若有极···197 |
| 第六章 | 盘古九碑···071 | 第十六章 | 百花大会···211 |
| 第七章 | 碧火金光···085 | 第十七章 | 铜雀春深···225 |
| 第八章 | 女娲转世···099 | 第十八章 | 不共戴天···239 |
| 第九章 | 重生神药···113 | 第十九章 | 此身何寄···253 |
| 第十章 | 八极大法···127 | | |



天啓蛇燒

「第一章」

汁玄青！拓拔野又惊又怒，看到她深感意外。

十六年前，波母与公孙婴侯同被神农封镇于皮母地丘之底，这些日子又始终未曾见其踪影，听其消息，加之公孙婴侯又口口声声为父母报仇，只道她早已亡故，想不到竟会在此时此地遇见这妖女！

听其言语，她似是为了给亡兄黑帝报仇，与乌丝兰玛早有勾结，决意放出鯀鱼、混沌等太古凶兽，对付烛龙。但掐指算来，汁玄青母子被火仇仙子从阴阳冥火壶中放出不过短短十日，又怎会神不知鬼不觉，定下如此绵密周详的计划？

而七日之前，龙、土、火等各族与公孙婴侯决战真陵早已闹得天下皆知，身为盟友，乌丝兰玛不但不统一行动，反倒暗中与波母结成同盟，其心叵测。看这情形，九凤、强良等人也唯她马首是瞻，可见她筹谋深远，为布此局，俨然煞费苦心……

拓拔野心中一动，隐隐约约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但思绪淆乱，一时间又捋不清楚。

拓拔野又想起适才乌丝兰玛所说的“只要鯀鱼封印一旦解开，你们母子便能团圆”，心中陡然一震。是了！莫非她已擒获了公孙婴侯，所以才以此为要挟，迫使波母为她所用？那么雨师妾呢？是否也和流沙仙子一起，落入了她的手中？

一念及此，拓拔野心底大寒，对这敌友莫测的水圣女，他素有警惕防范之心，此时更觉忐忑。雨师妾二女若当真落入其手，多半也是凶多吉少。

水圣女机狡多变，为达目的更是不择手段，此番为了扳倒烛龙，甚至不惜解印巨鯀，只怕天下再没有她不敢做的事情了！

拓拔野正自惊疑不定，一阵狂风席卷而来，冰雪似的大殿内长幔飘摇，阳

光闪耀。波母站起身，黑袍起伏，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上挂着一丝森冷的微笑，淡淡道：“此去平丘一千两百里，此刻动身，最快也要黄昏才能赶到。既已准备周全，事不宜迟，这就走吧。”

听到“平丘”二字，拓拔野的心头又是一凛。平丘是传说中北海极为隐秘的重囚禁地，除了黑帝等寥寥几人之外，无人知其所在，她们去那里做什么？

念头未已，拓拔野的右臂一凉，被水龙琳冰冷的手指紧紧抓住，她似是紧张至极，颤声道：“公子，现在唯有你才能救我，再犹豫不定，就来不及啦……”她脸上晕红，剩下半句话噎在喉中，凝视着他，妙目中有泪光闪耀，夹杂着惶急、哀苦、羞涩、悲怒诸多神色。

没等拓拔野回答，又听乌丝兰玛微笑道：“汁姐姐所言极是。”随即她转身道，“九凤仙子，‘纯阴女祭’准备好了吗？”

九凤仙子起身道：“水龙仙子出列。”她连叫几声，无人应答，俏脸微变，丹凤眼四下横扫，喝道，“水龙仙子呢？”

殿中众人的脸色齐变，纷纷四下张望。

源坎壶陡然一震，葫芦口突然被黑布蒙住了，外面的人影登时变得朦胧起来。显然是雨师薇惊慌失措之下，将神壶藏入了黑袍领口之中。

眼见水龙琳花容惨白，羊脂雪玉般的娇躯不住地微微发抖，拓拔野的心下一凛，猜到了大概。

大荒各族祭祀天地、神兽之时，除了兽牲之外，还常常会有“人祭”。某些特殊的祀典，必须祭以童男童女，称为“纯阳男祭”与“纯阴女祭”。想必这少女，便是此番祭祀鲲鱼的献品了。

难怪适才她竟苦苦哀求自己取走她的处子之身。一旦破瓜，她便再不能成为“纯阴女祭”的牲品。

拓拔野摇了摇头，沉声道：“姑娘，这可不是解决之道。祭祀在即，即便你不能被用于‘纯阴女祭’，她们盛怒之下，也定然饶不了你……”

水龙琳咬牙道：“我是水龙郡主，当世帝胄，有特赦之权。失去童身，至多被逐出天柜山，削籍为民便是……”

拓拔野一凛，才知眼前这清丽冷艳的少女竟是黑帝汁光纪的外孙女。黑帝共有三个子女，两个儿子早年战死沙场，唯一的女儿十年前也已病死，嫡孙之中，只剩下这么一个水龙郡主。

烛龙虽然要尽奸谋，害得黑帝成了半人半鬼，但对这无甚妨害的水龙琳倒也客气，始终优待有加。反倒是她的亲姑姑姥汁玄青，甫一现世，便要将她用于人祭；而她在生死关头，竟又向当日击败她外祖父的“仇敌”求救……真可谓世事无常，命运难料。

拓拔野收敛心神，道：“姑娘，鯢鱼凶兽一旦解印，大荒浩劫难逃。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当务之急是阻止祭祀，即便你暂时保得性命，她们还会找其他女弟子献祭……”

水龙琳的眼中闪过一丝奇异的愤恨之色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她们明日要祭祀的并非鯢鱼，而是无啓蛇姥的朱卷玄蛇。那老巫婆要的只是我，换了别人，她绝对不肯答应。”

“无啓蛇姥？”拓拔野觉得这名字颇为熟悉，忽地想起当年在古浪屿上听各族流囚所说的大荒掌故，心头陡然大凛。

传说女娲大神当年封镇凶兽、补天平地之后，心力交瘁，踏空登仙而去，蛇族八大长老由此接掌大荒，开始了历时一千六百多年的统治。

蛇历1651年，兴起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人类五族不堪忍受蛇族暴政，纷纷开始反抗，此后百余年，大荒陷入一片混战之中。直至蛇历1772年，土、火两族盟军大破十八万蛇军，攻陷蛇都，将数千名蛇族贵胄斩杀殆尽，绵延了近两千年的蛇族王朝至此轰然坍塌。

残余的蛇族八部流落各地，被五族追杀，几已死绝。剩下的不是躲藏到穷山恶水之地，便是被人族同化，繁衍分支，成了五族蛮邦。

三千年来，蛇族虽被灭，但其后裔对大荒依旧有着无形的影响力。各地都有以巨蛇为图腾神兽的部落，各族都有蛇裔所建之国，其中尤以水族的无啓国、火族的巴国最为著名，就连当今威震天下的玄水真神烛龙也相传是蛇族之后。

一百多年前，无啓国的蛇巫神女朱卷氏野心勃勃，以北海玄蛇为神兽，蛇山为圣都，妄图重建蛇族王朝，一时间烽火连天，席卷七十六城，天下蛇裔蛮族蠢蠢欲动，接连响应。

最后无啓蛇军终被神农与黑帝联手击溃，朱卷氏亦被神农收服，流放于北海平丘，被迫立下毒誓，终身不得离开半步。

而这朱卷氏就是所谓的无啓蛇姥了，亦是当年大荒第一妖女。相传她貌美如花，心如蛇蝎，更有通天法术、不死之身，就连神农亦与她战到四百余回合，方

才将她制住。百余年来，她虽被封镇平丘，但凶名昭著，无人不知，水族百姓更用她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，只要听到“无啓蛇姥”四字，再顽劣的孩童也会被吓得噤若寒蝉，一动不动。

拓拔野心中蓦然一动，朱卷氏生平最恨的仇敌便是神农与汁光纪，此番波母、水圣女等人千里迢迢，以黑帝的外孙女为人祭，献给这妖女，为的必是解印鯢鱼之事。难道……难道这蛇族妖女竟知晓鯢鱼的解印法诀吗？

念头未已，拓拔野果然听见汁玄青咯咯笑道：“乌丝兰玛妹子，找不着我的侄孙女作为人祭，无啓蛇姥凭什么要将解印诀告诉你？极圣宫八百铁卫，居然连一个小丫头也看不住，传出去，可真成了大荒笑谈啦。”

乌丝兰玛淡淡道：“汁姐姐放心，‘纯阴女祭’的人选一直秘而不宣，水龙仙子又哪能知道自己将为人祭？就算她聪明绝顶，真想逃脱，不出五里，便能教‘极光雪鹭’发觉。方圆数百里全是天罗地网，她又岂能逃脱？”

话音方落，只听一个尖厉的声音森然喝道：“你们还待着做什么？一炷香之内不能将水龙仙子带回来，就全到蛇山陪伴无啓蛇姥去吧！”正是强良的声音。

众人轰然应诺，纷纷四下奔散。源坎壶陡然一阵震动，左摇右晃，想是雨师薇也跟着人群奔跑起来，假意寻找水龙琳。

水龙琳双颊酡红，一咬牙，蓦地跪倒在拓拔野身前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公子，水龙琳不是怕死，只怕死后再无法报仇。只要今日公子帮我度过此劫，水龙琳甘为公子奴婢，任为犬马，死而无憾！”说到最后一句，她心底五味杂陈，泪水又忍不住夺眶而出。

拓拔野急忙将她拉起，温言道：“姑娘何出此言？镇伏凶魔，匹夫有责。我绝对不会让她们将鯢鱼解印而出，姑娘只管放心。”

他右手一探，将地上的衣裳吸卷而起，披在她的身上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将我从‘海渊洞’救回来，有恩在先，奴婢也罢，献身也罢，休要再提。只盼将来姑娘不要视我为仇敌，我便感激不尽了。”

他气宇轩昂，说话温和亲切，言语之中自有一种让人镇定信服的力量。水龙琳心中怦怦一跳，低声道：“公子大恩，永志不忘，水龙琳岂敢以怨报德？”顿了顿，她脸上晕红，咬唇道，“公子……公子既不愿……那般，不知又有什么法子，可度此劫？”

拓拔野微笑不语，霎时间脑中闪过千万个念头。

此时天柜山上聚集了水族众多高手，单凭水圣女、强良、九凤三人联手来，他便已凶多吉少，再加上蛊毒无双、法术惊人的波母，以及这极圣宫八百铁卫……若想以武力强行制止鲧鱼解印，不啻痴人说梦。

更何况雨师妾、流沙仙子二人此刻仍生死未卜，倘若当真在乌丝兰玛手中，自己贸然现身，反要投鼠忌器，受制于人。他思量片刻，心潮汹涌，蓦地痛下决心。这计划虽然颇为冒险，但在这等境况之下，也是唯一的选择了。

当下他眉尖一挑，沉声道：“欲擒龙，先入海。姑娘，还得请你冒一回险，当一回‘纯阴女祭’的祭品！”

一轮白日黯淡地悬挂在西边天际，整整七日，动也不动。

放眼望去，四周都是无边无际的冰天雪地，寒意彻骨，白茫茫的雪沫漫天飞舞，什么也瞧不真切。偶尔传来几声北极雪鸮的凄厉尖啼，更添苍茫空旷之感。

在这里，整个世界像是永恒的黄昏，一切仿佛都随之停滞了，除了那刺耳呼啸的狂风，片刻不息。

雨师妾伏身蹲在雪地上，捧起一掌冰雪，真气鼓舞，白汽蒸腾，顷刻间化为一弯晶莹雪水，晃动着映照出她的容颜。

火红的长发随风飘扬，白丝处处可见，双颊消瘦，容色憔悴，眼角的鱼尾纹似乎又比昨日更多一些了。她怔怔地凝视了片刻，心中悲凉，一颗泪水陡然滴落，涟漪晃荡，映影登时模糊了。

忽听狂风怒吼，如万兽嘶嚎，她心中一凛，还不及伏下身，呼吸蓦地一窒，仿佛被惊涛骇浪当头狂扫，登时朝后踉跄飞跌，霎时间便被冲出十余丈远。

相隔不过半个时辰，北极的暴风雪又来了！

四周天昏地暗，飓风咆哮，冰块、雪沫……铺天盖地，滚滚翻腾，仿佛天河从天上奔泻而下，洪流滔滔。只听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南侧的一座冰山竟被刮得迸炸开来，冰飞雪舞，蔚为壮观。

雨师妾不敢大意，立时凝神聚气，在狂风中骤然翻身回旋，姿态曼妙地俯冲而下，“哧哧”连声，十指闪电似的扎入冰雪深处的冻土，紧紧抠住。

北海以北两千余里，便是传说中的“终北国”，常年肆虐着难以想象的暴风雪。风暴之猛，足以开山裂地，别说寻常的人、兽，就算是大荒真人级高手也难以抵御，纵然不被极寒冻死，也随时有被狂风撕裂的危险。

此处距离终北国虽然还有千里之遥，但已过了北海，风雪之威力，也足以让人心惊胆寒。

狂风呼啸，雪浪澎湃，雨师妾紧紧贴伏在雪地上，衣裳鼓舞，长发起伏，周身肌肤猎猎刺疼，仿佛被霜刀冰剑刚过一般，十根纤指更是冻得几欲麻木。

七日前，她身中“弹指红颜老”的奇毒，原本半个时辰之内便将老死，所幸被流沙仙子的不老之血暂时封锁，再加上北极气候酷寒，衰老速度大为减缓，但体内真气终究远不如前，与这北极风暴抗衡，呼吸窒堵，竟觉得颇为吃力。

雨师妾苦苦强撑了片刻，暴风雪毫无变小的趋势，反而越来越猛烈。她紧咬牙根，又冷又疼，难受至极。

“咻啦”一阵脆响，左手五指所扼的冻土突然迸裂开来，被风暴轰然席卷，刹那间土崩冰飞。她左手一松，身子登时失衡，陡然朝右上方飘飞摇曳，右手亦随之支撑不住，她“啊”的一声低吟，冲天飞起，被狂风卷着朝西南方翻飞而去！

雨师妾心中大凛，正欲聚气下冲，忽听“咻咻”的激响，数十道银光从她身边怒射而过，倏然没入冰地。她周身一紧，仿佛被万千细丝紧紧缠住，陡然朝下一沉，冲落在地。

七十二根回旋子母蜂针，再加上坚韧无比的北海冰蚕丝，犹如织茧似的将她牢牢地“钉”在冰地上，任那风暴再猛，亦不能卷动分毫。

“流沙仙子！”雨师妾大震，脸上的笑容却如春花绽放，抬头望去，果见一道人影翩翩冲下，黄衣鼓舞，细辫飞扬，正是大荒第二妖女洛姬雅。

自从当日被皮母地丘莫名其妙地抛到了这冰天雪地，她想不清前因后果，见不着半个人影，心中震惊、迷惘、绝望，犹如梦魇。有时候她甚至有些恍惚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生是死，此时故人相见，心中惊喜无以言表。

流沙仙子苹果似的脸蛋被冻得通红，亦满是喜悦之色。她的大眼睛滴溜溜地一转，奇怪地问道：“拓拔小子呢？没和你在一起吗？”

雨师妾心中陡然一沉，笑靥僵住，满腔的欢悦、希望……顿时烟消云散。

流沙仙子亦大为失望，若在平时，见龙女这般失落，少不得要幸灾乐祸地打趣她一番，但此时心里却是说不出的难过与担忧，她咯咯一笑道：“新娘子放心吧，拓拔小子的命比玄冰铁还硬，除了你当他是宝贝，只怕连鬼王也不敢收他呢。”

雨师妾勉强一笑，想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喉中酸堵如刺，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
这七日来，孤身居处荒寒北极，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拓拔野的安危。她饮冰雪、食生鱼，孤身跋涉了数百里，苦苦强撑着，就是期盼着能与拓拔野重逢。此时见着流沙仙子，以为连日来的祈祷终于感动了上苍，谁想仍是空欢喜一场。

过了片刻，冰风暴终于渐渐转小，漫天黑褐色的云层奔腾离散，露出一条碧蓝色的苍穹，天色渐亮。

前方冰山连绵横亘，在那永不沉落的夕阳照耀下，折射出惨白的光芒。一阵风吹来，冰沙曼舞，灰蒙蒙地卷过蓝天，像轻烟薄雾，倏然消散。

二女环顾四周，天地苍茫，雪白无际，不知伊人身在何处，更不知该往哪里去。

流沙仙子叹了口气，自言自语似的说道：“天寒地冻，就算是千里子母香还未消退，放出青蚨虫追踪，不到片刻也会被冻成冰虫啦。早知如此，在那冥火壶中，就该和拓拔小子约好见面之地才是。”

雨师妾心下凄婉，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万事天定，何必强求？若命里注定能重逢，不管朝哪里走，终究能够遇见……”

瞧见对面冰山映照出的自己的身影，心中又如被刀扎一般，她眼眶一热，暗想：“或许老天便是不想让他瞧见我现在的容貌，所以才让我们失散。这样也好，至少在他心底，永远只能记着我从前的模样。”

流沙仙子见她痴痴地凝视着冰中倒影，知其所思，“呸”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要指望这贼老天，我早已死了七八百次了。”伸手扣住雨师妾的脉门，凝神探扫。

念力及处，只觉得她体内经脉、脏腑寒气极重，就连血液也流得颇为缓慢，几日前那汹汹炽热的剧毒反倒消减了许多。流沙仙子“咦”了一声，又奇又喜，笑道：“是了！多亏了北极的恶寒天气，克制住了你体内的奇毒，暂时延缓了衰老。等我再以‘不老之血’注入你的体内，辅以冰雪敷疗，说不定这些皱纹、白发就全能消除了。”

雨师妾心中感激，但对此早已不抱希望，摇头微笑道：“流沙妹子，多谢你的好意。若非你以血相救，我早已成了骷髅一具了。只是……只是那‘弹指红颜老’若能这般易解，汁玄青母子也不会将它用来对付小野啦。”

顿了顿，她嫣然一笑，低声道：“其实这几日来，我早已想开了，这半年多

来，我和他朝夕相伴，从未这样快乐过，已算是上苍眷顾了。能替他中毒挡祸，那也好得很啊。只要他能平平安安，我就无怨无憾了……”

听得“上苍眷顾”四个字，流沙仙子的心中莫名地一阵悲苦愤懑，咯咯大笑道：“什么贼老天，早已经瞎了眼啦！越是这贼老天所定之事，我越是要忤逆！”

当下流沙仙子右手疾点，不容分说，将雨师妾周身的经脉重新封住，和她一起盘坐在地，道：“贼老天让你中了‘弹指红颜老’，又偏偏让我成为‘不老之身’，好呀，那我就非要逆转过来不可！”

说着她咬破食指指尖，分别点在她胸前的“膻中”“紫宫”二穴上。她嘴唇翕动，疾念法诀，红光闪耀，血气绵绵不绝地朝她的心房、肝脏涌去。

雨师妾只觉得暖泪汨汨，周身经脉大畅，肌肤仿佛烧灼一般，被彻骨寒风刮吹，酥麻战栗，说不出的舒服痛快。

她低眸望去，周身红光闪耀，分成彤、紫两道气线，彤光从流沙仙子的左手食指源源不断地透入自己的“紫宫”穴，沿着任脉传达全身各大血脉；而紫光则从自己全身各处绵绵不绝地朝“膻中”穴汇集，透过流沙仙子的右手指尖流入她的体内……

“换血重生大法！”雨师妾心中大凛，想不到为了救自己，她竟使出这等不啻自杀的法术来！

这法术是七百年前水族的妖女水烟罗所创。此女虽然心狠手辣，但对自己的独女却是奉若掌上明珠。女儿三岁之时误中败血奇毒，为救女儿，她竟自创妖法，将自己的血气与其女周转相换，每七日一次，历时三年，终于救得女儿，自己却因此元气大伤，最终被土族仇家所杀。

这法术虽然妖邪古怪，但法诀简单，极易操作。然则普天之下，除了母亲，又有谁甘愿使出这等损己利人的法术？七百年来，流沙仙子只怕是第一个了。

只是水烟罗的女儿其时不过三岁，母女大小悬殊，换她周身之血尚可强撑；而洛姬雅却娇小若女童，以小易大，凶险倍增。

雨师妾想要阻止，却苦于经脉被封，说不出半个字来，眼睁睁地看着洛姬雅将“不老之血”绵绵输入自己的体内，心中的骇异、感激、悲喜、忐忑……翻江倒海，泪水潜潜滴落。

她心底明白，这童颜妖女甘愿舍己相救，固然有与上苍斗气、报复汁玄青母子等原因，但最为重要的，却还是因为拓拔野。神农已死，对于流沙仙子来说，

这个世上唯一难以抗拒、难以割舍的，恐怕就只有这神农临死之前委以重任的少年了。

当日在昆仑山琅玕林与她相逢之时，雨师妾便隐隐察觉到，这妖女与拓拔之间微妙而又暧昧的感情，像是姐弟，像是密友，又像是永远也不会承认的情人。同为大荒妖女，原本便素不相互买账，此时她的心底，更忍不住翻涌起酸楚的醋意。

而此刻，在这苍茫无边、生死相依的北极大地，所有的猜疑、隔阂、忌恨……全都像冰山一样被狂风刮散无形。她的血在她的身子里，暖暖地奔流着，冰消雪融。阳光将她们的影子斜斜地拉在了一起，似离似合，再也分不开了。

雨师妾正悲喜交加，忽然听见呼啸的风声中夹杂着“嘶嘶”之声，刺耳嘈杂，像是毒蛇响尾一般，极为诡异。

雨师妾双耳的催情蛇骤然蜷缩，齐齐吐芯。她心头一凛，暗觉不妙。虽不知来者是何物，但此时和洛姬雅心脉相连，真气互通，一旦被强行中断，不但前功尽弃，更有震断心脉、魂飞魄散之虞！

流沙仙子却似没有听见一般，紧闭双目，默念法诀，她的额头、鼻尖都沁出了细微的汗珠，苹果似的脸蛋红艳艳的煞是娇艳，身上的紫气越来越浓，丝袂飞扬，周围的雪沫方一接近，立即变成水珠滴落在她的身上。

那“嘶嘶”异响之声越来越近，狂风吹来，雪雾飘散，腥臭扑鼻，影影绰绰瞧见一大片色彩斑斓之物从西向东，急速游来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妖异的光。

雨师妾心中怦怦急跳，凝神细看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如潮水般席卷而来的，赫然是数以万计的锦纹毒蛇！

大凡蛇类都是冷血之属，体温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，因此在酷热与极寒之地，都绝少有蛇类出没。每到冬天，寻常蛇类若不休眠，必定冻僵，更毋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这北极恶寒之地了！

这万千游蛇形状各异，大小不一，少说也有三千余种，以雨师妾的见识之广，竟也有大半不曾识得。放眼望去，最小的不过细若蚯蚓，最大的却要四五人合围才抱得过来，绵延数里；每一条都是绚彩锦鳞，无一不是剧毒之属。

眼见着这蛇群漫漫席卷，越来越近，雨师妾的心直欲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。

正是千钧一发的换血关头，若被这些毒蛇咬上一口，纵不被毒死，也必然气血迸岔，经脉俱断。

自己倒也罢了，横竖命不久矣，若因此连累了流沙仙子，于心何忍？

她的驭兽之术天下无双，流沙仙子驾驭毒虫罕有匹敌，二女加在一起，单论此道，大荒几乎无人可敌。若在平时，只需稍稍吹角鼓号，便能将蛇群惊散；但偏偏此刻身不由己，不能动弹分毫，纵有千般本领、万种能耐也使不出来了。

风雪又渐渐变大了，蛇群被狂风推送，速度更快，如巨浪翻腾，片刻之间便到了二女身侧。

雨师妾大凛，正想着该如何应对，当先的一条金鳞巨蟒已蜿蜒着从身侧游过，碧绿的圆眼睛瞪视了她一眼，红芯吞吐，突然像是发现了什么可怕的事物，忙不迭地朝外盘蜷收缩，避让游开。

尾随其后的数十条巨蛇似是闻见了什么，也纷纷惊惶地避散开来。

一时间“咻咻”激响，蛇群宛如大潮分浪，从二女两侧绕游而去，不敢靠近三尺之内。

雨师妾又惊又奇，见流沙仙子神色自若地闭目盘坐，心念一动，料想必是她常年御使蛊毒，周身上下已有了挥之不散的独特气味，常人虽然闻不出来，但这些毒蛇虫豸却仍不免闻之畏惧。

她心中方松下来，又听见那“嘶嘶”之声越来越响，刺耳至极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六个女子头缠彩巾，帽缨长垂，身着绚丽蛮装，骑乘在六条青绿色的巨蛇上，横吹着一根淡绿色的桑树枝。

“拘纒之国！”雨师妾心中一沉，念头未已，果然听见一声娇脆的惊呼，咯咯笑道：“哎呀，稀客稀客，这不是龙女姐姐吗？不是说被阳极真神掳走为妻，埋在地底了吗？怎的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？”

说话之间，那人骑乘在一条巨大的碧蛇上已映入眼帘，彩巾缠头，珠贝摇曳，瓜子脸上笑靥如花，弯月似的双眸灼灼地凝视着她，闪烁着惊愕、狂喜、怨毒、妒恨诸多神情，正是名列“大荒十大妖女”之七的欧丝之野。

拘纒之国位于北海以西，国人为蛇族后裔，民风暴烈，擅长蛊毒。

其国主欧丝之野是双头老祖的宠妾。双头老祖与水伯天吴分属水族内两大势力，貌合神离，钩心斗角。她和龙女又都是族内貌美权重的风头人物，彼此间自然也就深怀嫉恨，罅隙渐深。

当日雨师妾为了拓拔野离亲叛族之时，便是这妖女煽风点火地挑拨，勾使双头老祖向烛龙索讨她为奴妾，而后百般凌辱鞭笞。

那日方山之上，欧丝之野更利用她淆乱拓拔野的心智，而后操纵祿人突袭暗算，险些将他刺成重伤。

谁想今日冤家路窄，竟又在这等紧要关头遇见不共戴天的宿敌！

雨师妾惊怒交加，脸上却笑吟吟的不动声色。这妖女的实力稍逊于己，又素来多疑警惕，只要别让她发觉自己二人动弹不得，她决计不敢轻举妄动。再拖延片刻，等这一轮血气替换完毕，洛姬雅便能安然脱身了，那时再联手对付她，便易如反掌。

蛇群游舞，二女盘坐在雪地上，就像是急流中的两块石头，动也不动。只有一缕缕的红光紫气不断地在周侧闪耀。

欧丝之野心下狐疑，凝神细看，发觉另外一人竟是流沙仙子，脸色顿时一变，咯咯笑道：“今天北海吹的是什么风，把流沙也吹到这里来啦。天寒地冻的，你们坐在这里促膝谈心吗？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四下扫望，寻找拓拔野等人的踪影。

这七日来，拓拔野、公孙婴侯等人和混沌兽一起被封锁于皮母地丘之底，此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，大荒尽知。龙族闻讯黯然神伤，水、木等族自然欢腾一片。

岂料此刻竟在这距离皮母地丘万里之外的北极遇见了龙女与洛姬雅，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可以肯定，拓拔野多半未死。

自从双头老祖被拓拔野震杀之后，海神宫作鸟兽散，欧丝之野势力随之大堕。对拓拔野与雨师妾，她可谓恨得咬牙切齿。此番只要能将她活捉生擒，献给烛龙作为人质，必可立下奇功，重返水族权力之巅。

那六名蛮女见她眼色，心领神会，齐吹桑枝，“嘶嘶”之声大作。

蛇群闻声顿时潮水似的分卷翻腾，将雨师妾二女团团包围，昂首吐芯，只等信号一出，便立时围扑上前。

眼见雨师妾微笑不语，流沙仙子又如石头似的动也不动，一副成竹在胸之状，欧丝之野心中惊疑更甚，怵然暗想：“糟了！难道她们早已知晓我此行的目的，故意在这里拦截，诱我中计吗？”她忌惮二女之威，一时倒也不敢贸然动手。

四下探扫，冰山迤迳，雪地茫茫，始终瞧不见第三个人的身影；龙女二人姿

势一直不变，微感僵硬，彼此间气光流转，似乎正在御气疗伤……

欧丝之野心中一动，凝神细看，这才发觉雨师妾红发中掺杂了些许银丝，眼角多了不少细纹……虽然仍是美艳无比，但容色憔悴，竟像是老了不少。再看流沙仙子，脸色酡红，香汗淋漓，指尖竟在微微颤动……

她灵光一闪，隐隐猜到大概，脸色突地一变，朝着雨师妾后方失声喝道：“拓拔野！你果然也在这里！”

雨师妾脑中嗡的一响，仿佛被雷电当头劈中，胸内惊讶、狂喜、激动，充盈欲爆。她俏脸晕红，眼眶盈泪，想要开口呼喊，却发不出声响，想要转头去看，却不能动弹。

欧丝之野见状登时了然，咯咯大笑道：“龙女姐姐，原来你果真不能动弹，我差点又上了你的大当啦！”她素手蓦地一拉帽缨，“唻唻”激响，数百道绚光从缠头冲出，朝着二女怒射而去。

几乎同时，六名蛮女的桑枝笛嘶声激奏，数万毒蛇如狂潮喷涌，陡然冲起十余丈高，层层叠叠，朝着雨师妾当头围涌咬下！